

舞臺劇劇本
優等獎

林慧娟

夜，照亮了夜

林慧娟，筆名三條，臺灣人，文化大學文藝組畢，現任半解散樂團胖與和平經紀人。在叛逃前公司之後，閒晃的每天都有點用力的讓自己看起來不要像個廢物，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能夠寫著寫著就永遠啦。

人物：

張文馨：女，廿九歲，劇中橫跨多個年齡。
 田海青：男，廿九歲，劇中橫跨多個年齡。
 女學生：穿著學生制服的成年少女，年約十八。

△以下角色可由同人互換演出

流氓甲：男，年約三十
 流氓乙：男，年約三十
 男警
 女記者

Mim：文馨的同事，女，年約廿四、廿五歲
 Owen：文馨的上司，男，香港人，年約卅五
 老闆：文馨的老闆，男，香港人，年約四十
 女子：張文馨父親所強暴的女子，出場年齡約四十五歲。

第一場：我要走啦

讓我在內心大翻白眼，昨晚為了不要再讓你做下去，所以我還得裝出一副精力盡的樣子。

（沉默）

女學生：但顯然，你體力好像也不太好的樣子，在我假裝睡著的時候，你竟然比我快進入夢裡，還打呼打得很大聲。

（女學生走近海青身旁發出誇張的打呼聲）

女學生：我真的有一瞬間、不、是好幾個瞬間好想殺掉你，想說，這人年紀輕輕打呼聲竟然跟我爸一樣欸（頓）一模一樣欸（又在海青耳邊發出誇張的打呼聲）。

（沉默）

女學生：這樣你也沒醒。

（沉默）

女學生：因為你的打呼聲實在讓我想殺人了，我整個晚上都在用 iPhone 聽音樂，搖滾

場景：

旅社房間
 空間設置簡單的床與單人沙發。

（女學生坐在沙發上，海青躺在床上）
 （燈亮時，維持靜默許久）

女學生：我要走了。

（沉默）

女學生：你聽到了嗎？我說我要走了。

（沉默）

女學生：先走的話，錢就給你付囉。

（沉默）

女學生：如果你要付的話，我可以點個吃的再走嗎？（頓）啊、這裡又不是什麼大飯店，點個屁啊。

（沉默）

女學生：嘿、你知道嗎？不得不說你上床技術滿爛的，光是前戲，前戲而已喔，就爛得

樂。

（突然大聲唱著）

（海青稍微動了一下，女學生停止唱歌）

歌）

（沉默）

（海青換個姿勢後開始打呼）

女學生：（翻白眼）你還真是不吝回應觀眾要求啊……想必……是個大方的人囉！

（躡手躡腳地走近海青的包包）

女學生：我只是看一下，看、一、下、而、已、喔。

（女學生從包包拿出手機）

女學生：竟然沒設密碼，是笨蛋嗎……（滑手機）照片也好無聊，都沒有可以拿來威脅你的東西……算了，反過來想這樣的你應該算是個好人……

（興致缺缺的把手機放回去）

（繼續翻海青包包）

女學生：（拿出一本書）嗯？《決定勇敢做！》

(翻開書)『別再優柔寡斷，相信自己有無限潛能!』……(望向男人)你的人生還真是一目了然耶……上班族果然壓力很大……辛苦了、辛苦了

(拍拍海青的頭)

(繼續翻包包)

女學生：啊、有了，有了，就是這個……(拿出錢包打開，拿出卡片一張一張看)，喔！器官捐贈卡，果然是～好善良！本宮就赦免你做愛技巧奇差無比……這張是……全民健保卡(凝視上頭的照片後，看向海青的臉)……小時候跟現在長得一樣無趣嘛，悠遊聯名卡，嗯，收下，可以從昆陽坐到板橋，再從板橋坐到淡水，然後在淡水用這張卡喝星巴克(放進口袋)……餐廳會員卡，不行，我不吃牛肉，牛太有靈性，忘記是誰說過的，當牛被宰殺時要把手放在後面，

所以十七、八歲的時候跟女友分手了嗎？該不會是初戀吧？(看向海青)很難過吧，乖乖、秀秀。(拍拍海青的頭)一直把這封信帶著，想必對於當時的事相當歉疚吧。

(女學生把信紙照著摺痕摺回去，誇張拭淚)

不過還好那女孩最後沒跟你在一起，如果她知道長大後的你是個身體容易疲勞、會付錢給不認識的女生做愛，還會看無趣的書的人應該很慶幸吧。

啊～果然，初戀果然讓人最難忘啊！

(頓)

好囉，開場差不多了，重頭戲要開始了。(清嗓)

各、位、觀、眾！(拉開皮包夾層)來看看好孩子的錢包有多少現金！(一人分飾兩角貌)四千！高一點！

不然牛會覺得你為什麼不救牠，牠流淚的臉會出現在夢裡，彷彿要你承認自己做了世界上最邪惡的事……漫畫店會員卡……這個分店離我住的地方太遠了……這是什麼

(一張摺起來的信，女學生看向海青一眼，攤開信紙逐字唸著)

「張文馨：

對不起。

我想這句話跟你說幾萬遍都沒有用了吧，妳已經不會再相信我了。

做了非常對不起你的事，很抱歉，對不起我的言行不一。

田海青 二〇〇四年三月一日。」

是～傳說中的分手道歉信嗎？二〇〇四年我才幾歲啊？

這傢伙二〇〇四年的時候是幾歲啊？

(拿起健保卡看)十七？十八？

五千！高一點！九千！高一點！九萬！低一點！九十九！高一點！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頓)

好累。

(女學生將整疊鈔票拿出來數)

(海青睡醒悄聲從床上坐起)

海青：妳在做什麼？

(燈暗，第一場結束)

第二場：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啊

場景：

文馨家中客廳

除基本傢俱沙發及桌子之外，舞臺設置一道門，門面斜對著觀眾。

(文馨登場時穿著學生制服，坐在沙發

上看電視)

(當報導播報出一名張姓嫌犯的強暴案後，文馨便將電視關掉)

文馨：是這樣的，說起我爸，就是一個悲慘的人生(頓)。

先是借了高利貸，償還不出來，於是連夜跑路，丟下我媽與我面對他留給我們的東西：債務、討債集團、有一餐、沒一餐、煩憂、如雲霄飛車般的青春期、與提早到來的更年期。

(門外出現討債集團，夾雜著髒話亂敲一頓)

流氓甲：(大力敲門)(臺語)開門!(在門上噴漆並灑冥紙)

流氓乙：(臺語)張文馨，妳在裡面齁，我們上次不是約好今天要見面嗎？幹開門！幹！(拿著棍棒敲打)

(張文馨起身至門前像是從窺視孔看著

門外)

(沉默)

流氓甲：張文馨妳再躲嘛，雖然欠錢的是你爸，但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嘛，欠錢還錢，沒錢躺著賺錢，下次放學最好早點回家不要讓拎北在學校堵到妳！幹！

(沉默)

流氓乙：沒人開門？

流氓甲：做個樣子多噴一點，不然又會被以為沒在工作。

流氓乙：幹！(噴漆)

(流氓離去)

(文馨站在門前，門上頭寫著死全家、欠債不還。)

文馨：再來是我爸跑路的過程中因為沒錢，所以搶了路邊女子的錢(頓)，還強暴了她。

(警察上門，文馨從窺視孔向外看，不

打算應門)

(警察離去後，記者接著上門，文馨依然在屋內靜默著)

記者：記者現在位在張姓嫌犯的家門，(按門鈴)，但沒有人出來應門，(持續按鈴)，不知道張姓嫌犯的家人是刻意躲避或是真的不在家，如觀眾現在所看到的，張姓嫌犯家門口似乎遭到討債集團討債，張姓嫌犯家人的後續狀況如何，記者會再持續追蹤為您做最新的報導。

(記者離去)

文馨：很好笑喔，在這些事發生之後，警察、流氓、記者同時找上我們家門來，母親因為這些事情變得很憔悴，還得了憂鬱症。

可是這明明不關我們的事啊，但是他們說：「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啊。」
有這種父親，我很沮喪也很羞愧。

通常在新聞看到這種人，一定是邊配晚飯，邊詛咒他在監獄被鋼刷刷雞雞屁股被塞肥皂。

但那個人是我爸，而且也有點年紀了。

(頓)

當他人口中攻擊的那個對象換作是自己最緊密的親人時，會出現兩種反應，一種是極盡否認與那個人的關係，一種是極盡的站在那個人的立場說話。

這兩種情緒在我體內兼具，我不否認自己眷戀照著這世界無聊的規則平穩地走過一生，卻又……卻又無法割捨我那把他人人生搞得荒腔走板的父親。

無論是哪種方式我都沒有辦法做得堅強而絕對。

我才十七歲啊，雖然只差幾個月，但我還沒成年哪。

流氓甲乙、警察、記者：(不登場，只發出聲)

「可是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啊。」
（沉默）

文馨：這個社會只能這樣嗎？

（沉默）

（海青穿著制服登場，按文馨家門鈴）

（文馨靠近門邊，從窺視孔觀看外頭）

文馨：田海青？他來我家幹嘛？

（燈暗，第二場結束）

第三場：這裡是現實不是偶像劇

場景：

旅社房間

（海青坐在床上，女學生坐在床旁的地板上）

海青：我說過會把身上的錢全部給你，所以你現在是？不相信我嗎？

種？

女學生：都給你說啦，我要說什麼？

海青：我曾經認識一個與妳相像的人。

女學生：是……那個……張……文馨……

嗎……？

海青：（頓）所以妳看了啊。

女學生：那個，你知道的嘛，想成為演員的人，都會想去了解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反正我也沒參與過你的過去，你對我來說跟影印紙一樣空白，不是說，人只要擁有了無法向身邊人坦白的秘密都會喜歡向陌生人傾訴嗎？因為被傾訴的人無從得知你的過去，秘密被一個陌生人知道了根本沒有差，陌生人不會對這件事產生衝擊，也不會身心受創。

如果你要說的話，我覺得我很適合喔，就當……昨晚沒做成的額外服務吧！

海青：（冷冷看著女學生）那我們還是來做好

女學生：你哪時候醒來的？你從哪邊開始看的？

海青：沒多久。

女學生：沒多久是多久！你看到我在那邊演演去的嗎？

海青：每個人私底下多少會有點瘋癲，妳不必太在意……如果妳希望，我可以忘掉剛剛發生的事。

女學生：不是啦！我是想問你覺得我表演得如何？

海青：（頓）很爛。

女學生：欸！

海青：妳想成為演員嗎？

女學生：（點頭）那是我的夢想。

海青：那怎麼不去成為？

女學生：你知道的，當一個人不在他的夢想軌道上，這其中存在著很多原因。

海青：家庭、錢、懶惰、沒上進心、害怕受傷、自我恐懼、他人觀感……妳是哪一

了（作勢脫上衣）。

女學生：等等等等！當我沒說，讓我們回到三分鐘之前（站起身跳一下），（坐下）

你知道的，當一個人有了夢想卻不是走在夢想的軌道上，這其中有很多關於例如家庭、錢、與各種複雜的原因的。

海青：妳剛剛根本不是這麼說的，想當演員記憶力還這麼差，我大概知道妳在夢想的道路上脫軌的其中一個原因了。

女學生：（翻白眼）好吧，反正只要不要做，你要怎麼吐槽我都可以，但是記得付我錢喔，我已經很久沒好好吃一頓飯了。

海青：妳肚子餓嗎？

女學生：很餓，夭壽餓，整個晚上都在餓，你知道我一整晚沒睡嗎？

海青：嗯，妳剛剛有演出來。

女學生：FUCK！所以你根本通通都看到了！那你剛剛還裝傻！

「所以妳看了啊。」（模仿海青語氣）
你根本就知道我看過了那封信！

海青：不然這樣吧，妳去幫我買吃的東西，好嗎？我也有點餓了。

女學生：你該不會想趁我去幫你買東西的時候逃走吧？我雖然記性很差，但沒那麼蠢喔，好歹我也經歷過一些事。

海青：（從錢包拿出三分之一的鈔票）先給妳這些，這些錢把東西買一買之後也夠付旅館的錢。妳要拿著這些錢走也沒關係，但這樣妳就會喪失我手上的三分之二。當然，這也可能是我的手段，就看妳敢不敢賭，不過怎麼看都是妳比較划算吧，如果我還在，妳就可以拿到剩下的三分之二，我不在，妳頂多付旅館的錢，但妳手上還有一袋食物，妳不是肚子餓嗎？

女學生：吼，我是走什麼衰運，第一次就遇到你

這種盧小的人。

海青：我才不盧小，我很有趣吧，第一次遇到的客人沒跟妳做，而且還答應把身上的現金全數給妳，只要妳把東西買回旅館來，如此而已。

（沉默）

女學生：我看過一些影集，你知道的嘛，故事的構成都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人物，那些人之中在故事中存在的目的就是，讓故事變得很精彩，讓觀眾看得心跳加速的，呵！就像是，嗯，CSI的某些角色。你給我的感覺呢，跟那些人，呃，怎麼說，有點像。啊我不是說你跟那些人一樣啦啦哈哈哈哈哈，就是，我其實沒有想讓我的人生過得心跳加速高低起伏，well，呃，You know……

海青：我don't know, OK?如果妳害怕我是潛在的犯罪者，在這點上妳可以完全不用

擔心，雖然這一切看起來真的還滿莫名其妙的，但就如妳所見我就是一個無聊的人，我的手機沒有任何可以任何讓人心跳加速高低起伏的東西，連包包裡放的書都無聊透頂……不過妳一定會在心裡想說：「就是這樣才變態啊！變態看起來都超乎凡無奇的！」但其實我就只是一個，有點錢，把耍妳當有趣，然後懶得去外面買東西的，青年。

女學生：你三十歲了吧？

海青：三十歲是青年啊，妳知道十大傑出青年的獲獎資格是二十歲到四十歲，我三十歲，我是青年。

女學生：不不，三十歲是大叔，帥的叫歐爸，你的話，（凝視海青）是大叔。

海青：妳完全喪失職業道德耶，妳不但沒有取悅我，而且還不停的激怒我，如果我真的變態，妳現在真的就完蛋了。以我

活了快三十年的經驗，我只能奉勸妳，（突然感性）不要做這行吧，妳還年輕，心還可以承受某種程度的傷害，並且成為之後的養分，但身體被毀了，就很難恢復得好好的。

（沉默）

女學生：其實你昨晚根本不想做吧。（頓）昨晚你的表情並不是想要做的樣子，腦袋裡似乎在想些很複雜、很深邃、很黑暗的東，雖然如此，你還是沒有要停止的樣子，和這樣的你做愛太悲傷了，我……

海青：（彈指打斷女學生說話）妳在腦補什麼？這裡是現實不是偶像劇喔。（頓）我昨晚是真的很累，我已經很久沒好好睡了，昨晚我只是想舒服一下然後好好的睡覺，誰知道妳在那邊演什麼演，不過算了，我真的很累，也好好的睡了一

海青：那上次音樂課老師放的《真善美》是什麼？

文馨：我那時候睡著了。

海青：那張文馨，妳看過漫畫吧？不准反駁我，妳上次跟我借了《火影忍者》來看，很好看吧，妳還說我愛羅很帥，但我不是要講這個。

首先，電影和漫畫和A片都是創作，那些犯罪只存在虛幻的二次元空間，所以二次元的犯罪沒有罪（頓）不對，是二次元的犯罪，不屬於三次元的法律範圍。

欸，妳聽過這種說法嗎？其實很多創作力豐沛的創作者是潛在的犯罪者喔。

文馨：是說真正犯罪的人更是能量爆發的創作嗎？

海青：張文馨，妳知道我不是那種意思。

（頓）

從我頭上倒剩菜，體育課的時候大家打的不是籃球而是用籃球打我……

海青：現在大家忙著準備考試，沒空看新聞，而且新聞報的都是有的沒的消息，我也沒看到關於妳爸的事，（頓）如果妳希望……我可以忘記妳剛剛說的話。

文馨：不行啦！我爸真的是強暴犯……我……我覺得對那個女生很歉疚……因為即使我爸爸多可惡我都無法站在她的立場……跟她的痛苦相比，可能我被霸凌根本算不上什麼……可是……我還是希望我爸爸可以早一點出獄……他有點年紀了……我擔心他……

海青：如果妳真的覺得歉疚，就去做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的事，不要躲在這個耗損妳的角落裡自己想到起笑……我們還那麼年輕，還有很多額度可以讓自己壞掉然後砍掉重新再來。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妳爸什麼時候變成強暴犯了。

我只是來拿上課的筆記給妳的，快要考試了，妳卻好幾天沒去學校了。

文馨：我現在哪有心情念書！你看我家門口。

（頓）

（驚覺自己還開著門和海青對話）你先進來。

你看到了吧……我家現在的狀況……每天當我想鼓起勇氣去學校，卻要開始擔心在上學的路途會不會遇到討債的人，擔心學校的人會怎樣看我，警察會不會來學校訊問我，校門口會不會有一堆記者等著我給他們一個解釋，老師會不會因為我是強暴犯的女兒就在課堂上諷刺我，說我的體內有犯罪者的基因，或是我就此被霸凌，我的課桌椅會被放到操場中間，中午吃便當的時候班上同學會

文馨：你會鄙視我嗎？

海青……有一點。

文馨：你看！連你都鄙視我了！其他人怎麼辦？你還說的這麼毫不猶豫！我不要去學校了，我要休學，我要……我、我不知道我可以幹嘛……我好弱……

海青：張文馨，只是測試好嗎？妳根本沒把我剛剛說的話聽進去……妳爸做的所有事就跟他留下的債務一樣，和妳一點關係也沒有，那些事情不是你做的，妳是強暴犯的女兒，但妳不是強暴犯，妳是妳，妳是張文馨，妳不是強暴犯，妳就是我認識的那個張文馨，不管妳家發生了什麼事。

（深吸口氣）好，就算妳是強暴犯的女兒又怎樣？父母會做什麼事本來就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我們又小又孱弱，口袋沒有錢，手上也沒有任何武器，妳到

底覺得自己哪裡對不起這個社會了？為什麼妳不能活得理直氣壯一點？

（頓）

文馨：好，那如果，我是說「如果」喔，如果我去上學被笑或被欺負的話，你還敢這麼挺我嗎？就像每個曾經涉及關於「霸凌」這件議題的電影、漫畫、日劇……whatever，他們都是這麼描繪這個故事的……裡面與被霸凌者友好的人，或是曾透露一點點友好的態度的人，他們都會跟著被霸凌的衰袍角色一起被霸凌，然後輪到他被欺負的時候，心裡一定想的是：「媽的！早知道就不要跟那個人牽扯到什麼關係了！」最後對被霸凌者只有深深的恨，然後將心中的怒火發洩在那個衰袍身上。

（頓）

海青：我會挺妳，我很堅強。而且大家都在忙

著準備考試根本沒時間去看新聞。

文馨：你敢打賭嗎？

海青：拿什麼賭？

文馨：我們各自的前途。

海青：好，我賭。

（燈暗，第四場結束）

第五場：Perfect Day

場景：

旅社飯店

（海青在床上發呆，散發陰沉的氛圍）

（沉默一陣後，海青拿起房間電話撥打）

海青：你好，請問我可以延長住宿嗎？我是三

〇七的房客，是的，對，再延長一晚就好，好，謝謝你。

（掛上電話）
（海青隨意哼起 Lou Reed 的 Perfect Day，無所事事地在房間四處漫步，接著仿若於窗前看風景）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海青：每隔一段時間，我的腦袋就會出現一個聲音，說：「你該前進了。」然後，每當，我做足，至少自己覺得是足夠前進的勇氣後，卻發現自己仍然裹足不前，想跨出腳步卻像被什麼卡住一樣，接著開始覺得難以呼吸，我從沒有勇氣離開這個泡泡。（頓）
「前進啊，前進吧，你在這裡好久了，你他媽的要在這裡多久！」聲音在腦袋中不停嗡嗡作響，這種時候，只要去一個更吵的地方，就不會聽見那些聲音了。

（沉默）

海青：然後我在鬧哄哄的地方遇見了她，她穿著制服說自己成年了，她說，她生活有點困難，問我要不要付她錢和她睡一晚。

她看起來真的一副「我死定了」的樣子，那個瞬間，我的腦袋浮出了張文馨那時候的表情，好無助、好難過、如果有人可以救救她就好了。

我說「可以」，然後我們進到了這個地方，燈關著，看著她我一直想起張文馨，腦袋的聲音又回來了，「你他媽的前進啊！你他媽的你憑什麼在這裡！」

（沉默）

也許不是善解人意而是狡詐，總之那時她退縮了，我很慶幸她退縮了，當她翻過身去，我腦袋裡的聲音也平息了，安靜到終於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覺。

（深吸一口氣）

海青：還年輕的時候，你總想大家都是同年紀的孩子，根本壞不到哪裡去，是這麼相信這個世界會是如此善良，就算不善良，也並不邪惡。（頓）卻忽視每個人內裡藏有的黑暗，我以為在這個世代的人都與我相近，都可以在一個無垢、平滑、無從探測到黑暗的地方長大，那些根本無法在你心靈裡茁壯。

那時，眼睛所見的黑暗，頂多是書本裡、電影裡、漫畫裡，裡頭散著衰微的、頹喪的看起來很美的東西，我忽略那些是被藝術包裹後的產物，傻傻地認為那些哀傷們閃閃發光，如此寶貴。還依戀著悲劇，卻發現那些投射出的只不過是我虛浮而矯作的哀傷。（頓）對，就像當年我向張文馨說的，因為那是漫畫、那是電影、那是文學，那是不現實的，至少我在感受他們的時候都不是現

實的，現實層層包裹的東西太多了，當你把它扒開，然後進去，或是被抓進去，那之後的殘酷才是真的。

（沉默）

海青：我們賭了我們的前途，我毫不猶豫的就賭了，我比誰都相信人性，或是我比誰都相信自己可以強大，可以毫不猶豫的保護她，就像所有我看過的故事一樣，他們是如何毫不猶豫的守護著對自己而言重要的東西。

我的眼睛沒看過真正的黑暗，藐視了命運要懲罰一個人時會顯得多不合理，也低估了自己的軟弱。

（沉默）

海青：我總想說會有報應的吧，也許我會被車撞，也許我大學聯考考了五次都考不好，也許某天走在路上被人砍，也許有天醒來發現年紀輕輕的自己得了癌

症……但很遺憾的，我的前途比起很多人，比起很多很多很多人，好上許多。好到我開始覺得自己很討厭，「嘿，你到底憑什麼啊？你高三的時候可是因為你的軟弱和愚蠢把一個女生的前途搞慘了，而你竟然在她消失之後還可以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專心念書、考試、上大學、工作、升官，即使你一路懷疑著自己，但你還是一路的走到這了，你腦中的聲音算得了什麼嗎？走到這裡你幾乎什麼都有了。」

（沉默）

海青：早上，我聽著那女生的話語，她說我在床上很爛、打呼像她爸一樣惹人厭、體力差、長相平凡、生活無趣、手機裡完全沒有半點可以取悅人的東西、除此之外還看無聊的書……但不知道為什麼，在這些話語裡，我的負疚感好像可以稍

稍減輕一些。（頓）所以，我想就是她吧，將她當成了張文馨的投射……也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如果保護不了張文馨，那麼可以幫助她吧……如果她帶著東西回來，我們吃完東西後，我會好好的和她告別，將身上所有的鈔票給她，並要她好好生活，然後一併償還，那年我與張文馨的賭注。

（沉默）

（海青癱軟在床上）

海青：會來嗎？（頓）

會來吧。

（沉默）

（女學生帶著數個塑膠袋至門口前）

女學生：欸！我買好了！快開門啦！重死了！

（將塑膠袋放在地板）喂！你還在吧！

（拍門）

（海青緩慢地從床上坐起，深吸口氣，

女學生持續敲門)

(燈暗)

第六場：這個世界的溫柔

場景：

文馨家中客廳

燈亮時文馨著學生制服頹坐在地上，家中一團亂。

流氓甲、乙坐在沙發上。沙發處燈暗，燈僅

亮文馨處。

張文馨：如你所見，家裡一團糟。

討債集團上門，討債不成，然後大肆破壞了一番。他們沒有怎麼樣，只是負責把這裡弄得一團亂，好像就只被分派這樣工作而已，大肆喧鬧一番，然後走人。有很多壞事，很多，太多了，同時

發生在這個時間點，命運在戲弄我嗎？只是，在最絕望之時，會遇到幾個好人，這大概就是這個世界的溫柔。

(文馨講完話時坐回沙發，沙發處燈亮)

流氓甲：欸，張文馨，我們只是做做樣子。

流氓乙：張文馨，妳一個女孩子家的，現在法律也說負債不用子還，我們只是出來混口飯吃，妳就和妳媽跑遠一點，我們也可以假裝什麼都不知道，並沒有打算真的要說什麼，我們壞事已做得太多，內心已經太過沉重……妳還年輕，你爸欠那麼多債，真要還，妳的青春都賠掉了。

流氓甲：張文馨，妳看我們，妳真的想跟我們一樣嗎？逼著自己做不喜歡的事，只是為了生活？

文馨……：但這是我與我爸僅有的連結了
(頓)，雖然他是強暴犯，但他是我爸，這邏輯並不怪，我愛我爸，這決定

讓人覺得尷尬也讓人絕望，對，他是我爸，他、是、我、爸，但我是我，我不要否認我是他的女兒，他除了欠債、在跑路期間成為了一個強暴犯之外，他曾

發生過的很多事仍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頓)這樣是不是很糟糕？就像犯錯的孩子，有個不相信自己孩子犯錯的父母，我曾在電視上看到那樣的父母，並且對著電視機搖頭評論著，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只是我現在好像懂那種感覺了，我不想相信我爸成為強暴犯，因為，我爸並不想讓我想強暴犯，我對那女生感到很歉疚，但我，我還想相信我爸……

但要這樣堅決地相信著，好痛。

我想替他把債還掉，這樣我媽就不用逃跑，也不用提心吊膽的過著日子。

流氓甲：張文馨，還掉真的沒有比較了不起，人

生苦短，要做就做讓自己開心的事。夢想啦、旅遊啊、愛情啊。

流氓乙：不要堅持，當妳發現自己日復一日辛勞攢得的錢投往的是無端從天而降的債務，而不是連結父親的那條線，會後悔的。

文馨：你們知道有什麼快速賺錢的方法嗎？我可以做到的，先說我做不到的喔，犯罪、陪酒、性交易、販毒、殺人、討債、詐騙、當人頭……這些我真的做不到，你們公司也希望我快點把錢還清吧，有沒有什麼方法？(頓)

對不起喔……如果有這種事你們應該也不會在這了……

流氓甲：也不是沒有……

文馨：是什麼！快告訴我！

流氓乙：你該不會是說……

文馨：是什麼啦！快告訴我！

流氓甲：妳願意離鄉背井嗎？

文馨：要去哪？

流氓甲：香港。

文馨：要做什麼？

流氓甲：這個工作好賺是好賺，但也不是說要進去就能進去的，但妳的話……也許，可能沒有問題吧。

文馨：究竟是做什麼？！

流氓乙：業務。

文馨：賣房地產？

流氓乙：美其名是業務，但實際上是客服。

文馨：什麼客服？

流氓甲：（含糊帶過）！@#\$\$%的客服。

文馨：到底是什麼！

流氓乙：咳……那個，近年來網路不是興起嗎？

所以博奕業也將觸角延伸到這一塊，做起了線上博奕，就是賭博業的網路客服……雖然說不上是犯罪，但也只是遊

走在灰色的邊緣。

文馨：会很會賭嗎？我很容易輸，跟我爸一樣。

流氓甲：不用賭啦，這只是單純的客服……好吧，不怎麼單純的客服，不過工作上真正要做的只有客服要做的事……回答客人對遊戲玩法的問題、幫客戶加值……

流氓乙：但下班偶爾要陪老闆玩。

文馨：玩什麼？

流氓甲：看他玩什麼……如果陪他玩，可以拿到更多的獎金……

文馨：如果我去做的話，大概多久能還掉我爸的債？

流氓乙：十年以內吧。

文馨：從半輩子縮短到十年很划算了，但我不會講廣東話。

流氓乙：這不是問題……哎……先帶妳見他吧……

流氓甲：張文馨，妳確定真的要？

文馨：如果這是目前對我來說最好的方法，我就會過去。

流氓甲：妳可能就會因此和妳這之前所想的人生完全錯開了喔。

文馨：已經錯開了。

流氓乙：好吧，那就堅定好自己的心吧，這樣就可以穿越風暴，然後存活下來的。

（文馨看著流氓乙久久不語，然後擁抱了他，開始哭泣）

（燈漸暗）

第七場：虛偽就到此為止

場景：

旅館飯店

（燈亮時女學生在門外）

女學生：欸，你還在吧？

（海青從床上起身去開門）

女學生：欸，真的很重欸，買烤肉用具是有事嗎？

海青：（歡喜）歡迎回來！恭喜妳看到我！妳果然是被幸運之神眷顧的女孩！恭喜妳獲得剩下三分之二的獎金！

女學生：你都快三十了，這麼幼稚好嗎？（將地上的塑膠袋拾起，走進屋內）

海青：好囉！現在剩下最後一個步驟，我們要來確認挑戰者有沒有確實地完成任務！

女學生：你真的很白癡。

海青：首先是……啤酒一手！很好、很好、挑戰者完成一項！接下來……

女學生：你這樣慢慢清點，等我們吃完東西，都要過了check out時間了。

海青：好！應挑戰者要求，先來開東西吃吧！讓我們有請挑戰者將東西拿出來一一擺

好，快啊！

（女學生覺得怪還是照著海青的話做了。）

海青：御便當、洋芋片、布丁、麵包、豆漿、桶麵……欸妳去幫我的泡麵沖一下熱水。

（女學生翻白眼，幫海青的泡麵倒熱開水）

海青：很好、挑戰者都沒有漏掉，現在我們來看另外一袋……（拉開袋子瞧，但並未把東西拿出）玉米、雞胸肉、蛤蠣、錫箔紙、絲瓜、木炭、烤肉架、餐具、啤酒……好。

女學生：泡好了。

海青：謝謝？真的好餓喔？

女學生：該給我了吧。

海青：嗯？對吼！先等等，太香了我先吃一口，（發出誇張的吸吮聲），嗯～（美

味貌），欸，妳有沒有想過，這些化學做成的食物又香又方便又好吃，完全是人類的福音，發明這個的人是應該多賺一點錢的。

女學生：你愛吃是你的自由，我不知道像你這種錢包隨便一拿就有幾十張小朋友的人不能體會這種感覺，但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吃這些東西是因為逼不得已，不是因為喜歡吃所以天天吃。這有點像非洲的愛滋病傳染你懂嗎？當地婦女知道性交易極有可能染上愛滋病，但為了讓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不在今天餓死，寧願讓病毒浸染全身，苟延殘喘著。

（沉默）

海青：（放下泡麵）抱歉，是我輕率了……謝謝妳跟我說這些，在辦公室工作久了，某些感官就麻痺了起來……看見悲傷的新聞，都會覺得那些離我太遙遠了……

所以總是用事不關己的態度輕視著這些正在發生的悲傷。

（拿出錢包）這些……拿去吧，謝謝妳為我做的一切，雖然這些錢應該只能解決妳暫時的困擾，但希望妳未來是好好的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的……還有別再做這種事了，妳真的只是剛好遇到我，不會再有這樣幸運的事發生了……

（女學生接過鈔票）

女學生……雖然不知道妳為何要這樣，但真正的你應該是個好人吧，很遺憾不能認識你更深，往後的人生還很茫然，可能會在某個相似的天氣裡想起，曾經有個幾乎陌生的人以很奇怪的樣子幫助了這時的我。

（頓）

女學生：欸，你的烤肉用具是真的要拿去烤肉嗎……

海青：烤肉用具不是拿去烤肉還能幹嘛？

女學生：（嘆）好吧，像你這種看到悲傷的新聞都沒什麼感覺的人應該不會去研究悲傷的事吧。

海青：應該吧。

女學生：那跟同事烤完肉記得把垃圾隨手帶走

海青：知道。

女學生：不如你試著離開辦公室吧，讓自己不要有工作，或是把錢全部拿去揮霍、旅遊，去親眼看看這世界上的人，無論富有或貧窮是怎麼生活的……也許這樣可以讓你的感官恢復得敏銳一點，人生還有很多種其他種可能……

海青：如果妳有很多錢，妳想幹嘛？

女學生：我想成為演員。

海青：有了很多錢就可以成為演員嗎？

女學生：不是絕對條件，但無論有錢或沒錢都想

成為演員。當然啦，有了很多錢可以去旅遊接觸不一樣的人群，豐富了眼界，有了錢可以上名師開的表演課，有了錢可以整形，讓自己變得很漂亮，走在西門町會被電影導演相中，有了錢可以收買製作人然後以不純熟的演技搞爛一個作品，有了很多錢我就可以不用煩惱現實問題，可以不必考量太多事好好的去走在那條路上……也許因為現在年輕還有一些可以浪費的籌碼，所以總想著現況都絕對不會是我以後的樣子，雖然這些都沒有依據，但我想相信會是那個樣子的。

海青：別被現實打敗。

女學生：你也別被現實淹沒了。

海青：妳會想把電話留給我嗎？

（頓）

女學生：我覺得到這就很美了，抱一個吧，然後

結束它。（張開手臂）

海青：（回抱）好好保重。

女學生：你也是。

海青：掰。

（女學生舉起手揮了揮，無聲回應海青的掰，走出門，關上）

（短沉默）

海青：（開啤酒）……我的虛偽，就只做到這裡了。（喝了一口啤酒後，做了一個敬酒的動作）

（海青將另一塑膠袋裡的木炭及烤肉架拿出，將《決定勇敢做！》一書裡的幾頁撕下，捲成細條狀，拿出打火機，欲將紙條點燃）

（燈暗，第七場結束）

第八場：初衷

場景：

辦公室

（燈暗時，響起電腦提示聲，文馨說話時燈亮）

（文馨身著工作套裝，紮起頭髮，戴著耳掛式麥克風，仿若對著電腦說話）

文馨：（北京腔）這個遊戲的玩法很簡單，不複雜的，不會不會，不如這樣吧，我多給先生您幾個籌碼，讓您試玩如何？好的，先生請您稍等，我立刻為您充值。

（電腦提示聲響）

文馨：您好，新玩家，我是您的專屬客服，編號33479，敝姓張，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百家樂」的玩法是嗎？好的讓我來為您解說……

（電腦提示聲響）

文馨：您好，我是編號33479客服，敝姓

張……加值金額沒有匯入帳號……非常抱歉，先生請問您的帳號是……好的，麻煩請您稍等一下，這邊會立即找出是哪裡出了問題……

（電腦提示聲、遊戲機聲響，逐漸淹沒文馨的話語）

（文馨在遊戲機聲中將馬尾放下）

文馨：轉眼間就七年了，做著這個真的只是一般客服的工作。一天十小時，在香港這片小小的土地上高聳的建築裡對著電腦向來自中國的客戶推銷、道歉、閒聊、虛與委蛇……然後時不時的與香港的上司們……玩。

（男男女女進場，男性西裝革履，女性活潑俏麗，文馨在那之間顯得有些疏離）

Mim：Clair，下班一起去唱歌嗎？

文馨：嗯……

Min：來嘛～Clair～妳已經很久沒有跟我們出去玩～

Owen：（廣東腔）Clair，這是上司的命令，這次Boss也會來，下班後過來玩，沒來扣薪水！

（Mim和Owen持續嬉鬧著離場）

文馨：這裡說是客服部不如說像康樂部更貼切，在這裡上班，只要過了最初時的陣痛期，接下來幾乎一路平穩，讓我頭痛的，反而是下班後的聚會，那總使得我覺得自己像陪酒小姐。也許是這個原因……所以薪水這麼優渥……但我不想再這樣了……

（老闆進場）

文馨：Boss，我想要離職。

老闆：妳高中沒有畢業，除了這裡，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嗎？

文馨：這也是這七年來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沉默）

文馨：我曾經也想過像部門裡其他的女孩子們一樣，說些好聽的話討你們開心，好讓自己可以多拿一些獎金，或是下班後常和你們唱K喝酒吃飯，拿些你們所謂的「零用錢」。你們的口袋都很深，每當你們走在我前面時，都好希望你們口袋裡的鈔票會掉出來，然後撿起來佔為己有。部門裡的女孩子，有一些是真的喜歡著你，當她們把自己交給你的那幾個夜晚，都希望不要拿你的錢……有時她們會和我討論，是否要把你給她們的錢還給你。

老闆：嗯？妳怎麼說呢？

文馨：「如果妳要還給他，不如拿給我！」

（老闆豪爽地笑了）

文馨：在這裡很容易迷失自己。因為薪水很多，在這片豐饒之地上看到什麼都會想

高中沒畢業，出了社會後每天和客戶周旋，除了變得相當能應對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技能了。二十四歲也許在其他入眼裡還算年輕，但其實用我的狀況來看，我根本一無所有。當時我毅然決然地來這，是因為背後有著非來不可的理由，繼續待著下去也很好，這麼說可能很失禮，但我不想像這樣的日復一日，總覺得不踏實。

老闆：如果是覺得工作內容太無聊，我可以讓妳去想的地方，妳想去哪個部門學習？行銷部？企劃部？產品開發部？或是當我的祕書？

文馨：我想回臺灣住。（頓）我不想要學新東西，我想要的是能回到最初的样子。

老闆：臺灣現在景氣差，工作很難找。

文馨：但我想念家，雖然那裡已經拼不回原來的樣子了。

買，即使是完全不需要的東西也會在部門裡的女孩子們慫恿下買了回去。

有一回和她們逛街，幾個女孩子在精品店嘖嘖喳喳的，一個一個試戴起小飾品，突然Mim拿著一條項鍊過來，用著她平時那樣像糖一般的語氣說著：「Clair，這個妳戴起來一定很好看」我不了解為什麼那條項鍊我戴起來會很好看，但其他女孩紛紛說著：「好好看喔！」、「這條項鍊上面寫著妳的名字！」、「好美喔～Clair～」然後我就刷卡買下來了。

港幣八千。

那可以是我媽三個月的生活費，可以是公立大學兩個學期的學費，可以是任何其他可能而不只是讓生活多了一個連自己也不懂得價值在哪的飾品。

我把那條項鍊掛在鏡前，每當我出門看

蹲下身撫摸到門下的浴巾便迅速起身將門打開，煽著手試圖將房間內的煙霧揮開，拿起水壺將木炭澆熄，海青持續說著對不起）

（文馨聞聲走到海青身旁）

文馨：先生你沒事吧！（蹲下搖晃海青身體）

海青：（看著文馨的臉靜默）張文馨……？

我是因為死了所以才見到腦中一直想著的妳嗎？咳咳……終於見到妳了……或是在我托夢ing？……咳咳對不起……

我的金融卡的密碼是03010902咳咳……

妳可全部領光光……嗚……對不起……

妳那之後有好好生活嗎？如果沒有都是我

我害的……咳……咳……怎麼空氣好像

變新鮮了……是幻覺嗎？妳也是嗎……

咳咳……

文馨：（看著海青的臉）田海青？田海青嗎？

田海青你幹嘛！你為什麼要這樣！（慌

忙起身拿了枕頭墊起海青的頭，在旁拿

了濕毛巾擦著海青的臉）

這樣做對嗎……要、要打電話……

一一九……（撥起電話）有人燒炭自

殺……在中華路上的來佳旅館三〇七號

房……

田海青……田海青你有沒有好一點？

（海青恍惚的點著頭）田海青你為什

麼……你遇到了什麼事要這樣……我都

好好活過來了……很辛苦但是……你為

什麼做什麼總要輕賤我珍視的……

（沉默）

海青：（緩緩地握起文馨的手）張文馨……對

不起……很對不起……

（沉默）

（燈暗，第九場結束）

第十場：黑暗夥伴

場景：

西，相信的、不相信的、應該要的、不應該要的……那些好像都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這麼想著，似乎又更加的無懼了點。

那天討債集團就像例行公事般的在同個時間、同個方式出現在我家，我開了門反而讓他們嚇了一跳，而他們接著彷彿是照著「討債SOP」將我家搞得一團糟之後，開始告訴我躲債的方法，還介紹了工作給我。

這一連串大概就是所謂的「超展開」吧，在香港工作覺得賺錢這件事比想像中來得還要容易很多，老爸留下的債務沒幾年就還完了，留在那裡工作似乎只是在養大自己無端的慾望而已。回到臺灣後，果真就如Boss說的臺灣工作不太好找，那段日子有時候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決定了，不過還是找到了個旅館

文馨家中客廳

文馨：我爸坐牢，留下一堆債，我媽得憂鬱症，我還有大學聯考要考。

那時有個男孩叫我不怕，學校沒有人知道你的事，根本沒有人關心那些事……然而他最後卻成為了嘲笑我的一份子。他說過會挺我，卻反過來化為利刃，往我心臟釘了下去。

我很氣他，連他也如此了，不會再有人站在我這邊了。卻在他臉上的表情捕捉到了一種極其不甘願的苦澀笑容，如果沒人在現場，他一定會哭出來吧。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那樣子的海青，竟然就想原諒他了。（笑）

當下我拿了書包就離開了教室，有種自己再也不會回到這裡的預感，像是割掉了一些長久以來寄生在我身上的某種東

門房的工作，安安穩穩地做到了現在。很好笑喔，田海青竟然跑來我工作的地方自殺。

事發的那天中午，有個穿著制服的女孩子走出旅館後，大概十分鐘後又走了回來，叫我去三〇七號房看看，她說在裡面的人有自殺的可能性……就這樣，我和自殺中的田海青重逢了。

（海青出場，按門鈴，文馨開門迎接）

（兩人有些尷尬）

海青：那個……阿姨在家嗎？

文馨：和朋友出去爬山了。

海青：喔……那今天叫我來是因為……

文馨：我想問你為什麼要自殺？

（沉默）

文馨：太直接了嗎？那我換個方式問喔，田海青，你那天為什麼要讓自己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海青：這樣沒有比較不直接好嗎？

文馨：反正你已經知道我要問什麼了。

海青：因為我覺得對妳非常抱歉。

文馨：就這樣？

海青：什麼「就這樣？」，妳不知道那個愧疚感每天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我還一直上臉書搜尋妳的名字，張文馨、文馨張、WenXin Chang 都他媽的找不到妳，我應該逛遍了全世界叫張文馨的人的臉書了，還自我安慰的告訴自己妳應該沒在用臉書吧……但這年代誰不用臉書啊……人類的想像力在自己嚇自己這方面比什麼都強，我都覺得妳是不是自殺了……妳自殺的話都是我害的……因為我覺得要道歉的話不如切腹謝罪好了，但切腹太痛苦，而且沒有人幫我介紹，所以我就選擇燒炭自殺……不過他馬的妳在這真是太好了……媽啊……謝

謝天公伯。

文馨：（偷笑）欸，田海青。

海青：幹嘛？

文馨：我在臉書用的名字是 Claire Chang。

海青：什麼？那我不是都白找了，啊～我好蠢。

文馨：欸，田海青。

海青：幹嘛啦？

文馨：如果我說，其實我這幾年都很好的話，你可不可以也好一點？

海青……這是我的專長。

文馨：田海青，我其實很早就原諒你了，我知道你不是自願要和那些同學一起嘲笑我的。

這幾年我幾乎沒有想起你的事，遇到挫折也不曾怪罪過你。只是一直很庸碌的工作、賺錢、工作、賺錢，然後不知不覺債還清了，老爸也出獄了，但沒多久

就過世了，媽媽活得還不錯，那樣對我來說就夠了。所以，田海青，你那年對我說過的話，我現在原封不動的還給你。如果你真的覺得歉疚，就去做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的事，不要躲在這個耗損你的角落裡自己想到起笑……你看，你差點都要死了，我卻還活得好好的。

（海青點了點頭）

文馨：只是啊，田海青，我還有一件事還沒去做。

應該要做的，但是一直沒做成，因為我很害怕，今天你可以陪我去做嗎？

海青：好啊。

文馨：太好了，畢竟道歉這件事你應該比我有經驗。

海青：妳要向誰道歉？

文馨：我爸當年犯下那件事的……被害人。

（燈暗，第十場結束）

第十一場：我所能做到最大的虛偽

場景：

女子住宅門口

（除門面外，場景仍可看見屋內設置，

女子在屋內椅子上坐著）

海青：是這裡沒錯吧？

文馨：等等……如果裡面住的已經不是當年的人怎麼辦……

海青：就說「對不起我找錯地方」就好啦。

文馨：好，讓我整理一下情緒，我想一下要怎麼說明我的來由。

（深吸口氣）

「妳好，雖然事情過了很久了，但是我

是來為當年我爸犯下的錯道歉的……」
這樣子說好嗎？

海青：嗯……妳之前沒有見過被害者本人嗎？

文馨：沒有，我爸判決的那天我已經在香港工作了。

海青：好吧。

如果是當事人的話應該知道妳在說哪件事吧，不要怕，我會在，這次會撐著妳，真的。

（文馨吸了口氣，調整心情，按了電鈴）

（女子應門）

女子：找誰？

文馨：（慌亂）「妳好，那個、這件事有點久了，但、還欠一個道歉……呃，我，我是來為當年，我爸犯下的事情來道歉的。」

（女子冷冷看著文馨）

文馨：嗯……那個……如果妳知道我在說什麼

的話……（突然下跪）真的很對不起！

我知道這件事一定重重的影響了妳的人生，我、我爸他前幾年服完刑，然後沒過多久就過世了，我知道妳可能會覺得他死不足惜，我知道可能無論做什麼也無法得到妳的原諒……但還是，請妳給我道歉的機會，如果有什麼需要向我索賠的，我、我會盡我所能的……

女子：不用了。

文馨：嗯？

女子：我說不用了。（將文馨拉起）

文馨：我知道妳可能不想要再接觸有關我爸的任何東西，但是我……

女子：妳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不用特地過來這裡道歉。（頓）那件事之後我的確心裡是掉了一塊什麼東西，但那個東西是妳補不回来的，可能也沒有任何人能夠補得回來，就算那裡就此塌陷了，怪罪

誰也無濟於事。

文馨：如果有任何形式可以讓妳好過一點，我都會盡量想辦法的，我知道自己沒有資格跟妳要求什麼……但是，妳可不可以讓我試著去彌補一點點……

女子：妳這麼做對我來說只是徒增我的困擾。我現在過得很好，也想切掉過去的一切，到此為止。現在妳能做的事就是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如果可以，盡量忘記那件事還有我吧，不要讓這件事繼續延續了。

文馨：為什麼要這樣？

女子：縱然你爸犯下了那件事，而我是當時的受害者，但事情發生後我對他並沒有恨，你爸已經償還他該償還了的，妳不必再多做些什麼。

（文馨欲說些什麼，張口卻無語）

女子：就這樣吧，我想進去了。

（女子兀自地關起門，回到屋內，在櫃子處翻找東西；文馨與海青依舊站在門外）

（短沉默）

海青：張文馨，從妳爸那件事到如今……妳會不會覺得……妳做的一切都是徒然？

文馨：會。

雖然看起來是徒然的事，但還是想要做。

因為至今我還是想相信我爸是一個美好的人，雖然他欠債、又犯下刑案，搞砸了一堆人的人生，但同時我也記得，他是怎麼要我成為善良的人、勇敢的人……溫柔的人。我至今仍想不透他會什麼會突然的欠了債並且犯了罪，像是完全背棄過去以來他對我的要求。

但是，我還是想靠自己，讓那些曾經人生被我爸攪得一團亂的人，讓他們

覺得我爸並不是那麼糟，因為我活得像我爸告訴我的，要溫柔、要善良、要堅強……他只是，只是有很多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造成當時那個樣子……

海青：張文馨，如果做什麼都還是沒辦法改變，那就做好妳自己，妳爸應該希望妳

可以好好的過著自己的人生。所以，就像剛剛那個女人說的，放下這些，讓這些都結束吧，夠了，很夠了。

文馨：（深吸口氣）我每次在要放掉一些東西的時候都會有點戀戀不捨。

海青：即使是災難嗎？（笑）

文馨：哈哈，對啊，即使是災難。

哎……

田海青，真奇怪，在這個時候我們又相遇了。

海青：對呀。

文馨：我跟你都壞掉了一點點。

海青：可是那天我被妳修理後恢復得很好。

文馨：沒有人可以把我修好。

海青：我會陪妳。

文馨：可以一直陪著我嗎？

海青：可以。

文馨：即使可能要花一輩子？

海青：沒問題，我這一牌是永久保固。

（文馨笑）

海青：肚子好餓啊……去吃東西好嗎？

文馨：好喔。

（海青、文馨離場）

（住屋處燈亮，女子從櫃裡拿出一些信件，坐上一旁的椅子）

女子：那孩子……很像她爸爸呢。

（拆信封）

女子：她大概沒想過我和她父親是舊識。或說，婚外情對象。

當負荷不了所背負的債務時，他回來找了我。

我說「那不然坐牢吧。」

也許十年、十五年，在牢裡躲一躲，債務也就煙消雲散了。

他還真的答應了這個提議。

於是我與他演了一齣戲。

騙過了警察。騙過了檢察官。騙過了法官。入獄那天他臉上出現的竟是安心的神情。

卻沒想過他那愛他愛得比想像還多的女兒，正面迎接了他所留下的一切。

牢白坐了，往後的日子也不太好過了。該說殘酷嗎？可是又充滿了愛啊。

（頓）

出獄後他寫了封信給我，信上寫說，經歷了這麼多，到了現在才知道什麼叫愛，會不會太遲了？這樣的他有資格擁

有那樣的愛嗎？

總以為信中會出現責怪我的字句，而他只是像是一個見過了世界上最美好事物的人，什麼都可以包容且原諒似的，寫下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對於他的恨與歉疚也於那個當下像灰燼般飄飛墜落。

我並未將實話與他女兒訴說，即使我知

道，最後她可能仍會花相當大的力氣，

不去責怪誰的去平復這一如玩笑般的不平之氣，但還是讓一切從簡吧，她的人生已經歷過太多困難……這也是，我所能做到最大的虛偽……

（沉默）

（燈暗）

（全劇終）

評審意見／王孟超

編劇以無比溫柔同情的心去看待世間男女，描繪他們處在勇敢與懦弱、諒解及憤怒之間，藉由兩個時空，男人面對兩位相似又相異的女子，投射自毀救贖的情感。相對於男子，兩位女子面對挫敗、不堪的男子及父親，卻無比勇敢又充滿諒解，諒解男人的過錯及懦弱。其它角色如流氓、老闆篇幅不大，也都能有相當立體的慈悲人性。

雖然故事結尾，男人在旅館中燒炭自殺，恰巧被過去女子所救，有點過於牽強，宛如希臘悲劇中的「造神機」，但是通篇溫柔敦厚的筆觸化解結尾的不適感。最後一場，男女主角去面對過去被父親所強暴的女子道歉，有個意外翻轉，仍是不求回報的溫柔敦厚，宛如黑暗中那盞燭光，堅持人性的不滅。